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王子任誕下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七

王云大是佳境

劉云与自遠同

王云佳境乃在末語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

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

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

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

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

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

有不臣之迹。故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

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王云道得靈室哀樂情狀

發未嘗不至鳴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

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

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晉陽秋曰。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往乞

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

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

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

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

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

於益

張麟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外。父曠。鎮

軍司馬。湛仕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

王云此註即是挽歌事始博洽乃尔

也。有不可平。誰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誰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浼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縛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縛。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誰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為名。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死。王氏譜曰。廡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廡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唱義。使喻三吳。廡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廡反喪服。廡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廡。廡敗。不知所在。

世說補 卷十七 四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

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

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

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奐。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

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履。上山

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

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

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

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

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

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

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

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

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

超宗為不灰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

光祿長史。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

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

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

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

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

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天我此志耶。昔阮咸
 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
 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
 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
 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
 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
 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
 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
 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
 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
 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
 曹眼不識孟鑄。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
 不可及也。後主用為散騎常侍。以事發悸死。

齊神武

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

勃海蓆人。仕魏。為丞相。百戰而剪凶徒。尊主匡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謚神武。欲用李元忠

為僕射

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

處要任。不以物務于懷。太率常醉。家事大小。了
 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
 挾彈携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
 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文襄帝

諱澄。神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酒

齊書曰。搔。字德沈。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

不見我。曰。非言非對。恨不相增。既樂爾愛對。恨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

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

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

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韓會字

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

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冥諸

謗。至起居郎。貶官。卒。

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因入奏。挾

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違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

樂耳。須富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

貴何時。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

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

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

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

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宣城

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

與之出入卧內。常與雅易服燕戲。猥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

詞。迨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為當也。

笑樂。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

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何承裕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

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傳曰。

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為整屋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

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

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卧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船。

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

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

稅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其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艨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

殺之。忝臞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

弄戲。彌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

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熟視祖曰。君子寧聞

車前馬後。祖呵之。衡熟視祖曰。死鍛錫公。祖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

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

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

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

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

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

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

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

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

室。久之。乃謂渾。濬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

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

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冲曰。勝公榮。故

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劉云殆用公榮語
調公榮
王云即以公榮語
翻出更妙滑稽之
雄

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梧。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其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弟。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嵇康

嵇康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

劉云此鵲子何足以辱

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下望之。便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

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恬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

劉云故作尔三字
極得情態何必尔
按舊本阿螭故作
尔故劉云然也
王云此語猶今談
云他不作准你

劉云云似小說書
袋子
王云子猷穢行然
風流多為後世口
實語云自佳

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也。晉安帝紀曰。數。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數歷位內外。簡邊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數。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

刺史。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

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

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

劉云甚得駢態

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

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值尚

世說補 卷十七 十五
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謏不妄交接。門無襍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謏。祖莊。金

紫光祿大夫。父肅。尚書令。謏仕至右光祿大夫。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

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徵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戢。字惠景。吏部尚書。偃子。美容。

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

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持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張吏部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

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

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

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

苴賄賂。為時所鄙。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

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筭濁酒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謁。沛公方

酈生。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遠見之。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桓玄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

三司。初毅甚屯窶。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鶩。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

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徒諮議參軍。子絳。絳弟遠。字季雲。麤放無拘。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

檢。時人謂之柳瘡。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

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季雲入簡牘。可笑。予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締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

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

毋令重誤
千載爾。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司馬

子如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温人徙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

右參知軍國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

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閒穴以

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

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

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

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

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

太子賓客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

進封郡公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典

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

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暗中摹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

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

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

而名曰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寒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續字

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倦學。群從子弟。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

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

譜裔品秩。畧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

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

寫一關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

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脩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

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言：永平十七年。臣與

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

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

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米元章守漣水

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

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仕數困。

則終日不出。楊次公

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

為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為子。

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

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

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

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忽曰。

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司馬建公

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閒居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

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

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嘗舉曹公為北

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

世說補 卷十七
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

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王云恪發端殊未見致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妲已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

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為雍闓縛送孫權。蜀志曰。益

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州郡殺太守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

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趨起。不

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武侯

遣鄧芝使吳。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為

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夫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玄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漢書

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群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

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

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

為傖鬼。蘇林傳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恢也。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

勝馬邪。一曰。今太壽。高春帝對之。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

彈棊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冷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

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云真長故不喜丞相

劉云伯仁空洞見朝

劉云二謝皆有理為伯仁難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

好媒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

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

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

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

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實因作按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

云有所感起。是也。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

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

受。曰。晉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克崇釋氏。阮思曠甚加敬也。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曰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

佛不亦大乎。圖樓千尺。燕尚不。謝景嶽。圖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

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夢。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

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武帝平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許載之。或生

劉云此賊終健
王云此各不妨兩
出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义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

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

阿鄴。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

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

王云似醉不醉語
秋絕

世說補

卷十七

三十八

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謝安嘗曰。高卧東山。非命與到而不應。出為時宜。非

可謂高卧。蓋安石自命與到而不應。出為時宜。非

可謂高卧。蓋安石自命與到而不應。出為時宜。非

可謂高卧。蓋安石自命與到而不應。出為時宜。非

可謂高卧。蓋安石自命與到而不應。出為時宜。非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七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也。先達知其不常。故戲

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

輩從此中出入。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頤。潁川荀寓。

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丞鹿郡人。父放。魏驃

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

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寒

喫無宮商。或阉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諍。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壘杵。文士傳曰。

華為人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竝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

同時好矐。有太原温長仁。顯。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挿牙齒。眸子擣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限摧園間。糞壤汚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爵。樓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還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閒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

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温頤。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翽。此數子者。或謇與無官商。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壘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鑿池抱壘。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

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本草曰。遠志一名小草。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

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

王云機鋒偶到故不可忍然足成終身大隙

王云機鋒偶到故不可忍然足成終身大隙

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

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王云更佳在結註不如矣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

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荅曰：蠻

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

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

中卽位。少同闈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

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

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

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

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金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

王云觀此知王混不為風流所与

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文度、范滂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

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

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

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顛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

可劉云二語易位乃

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

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

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憑時年

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劉云羊公鶴可稱甚多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

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

郎宣城太守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

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飄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

周祇隆安記曰

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飄無恙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

千里駒也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

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
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
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

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王咨議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

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世說補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

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

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世說補

劉云謂周不學故不知劉說為譏已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九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周公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

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官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

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

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

世說新語

卷之六

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

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崕

崕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歷吏部

郎江州刺史玄篡位以為撫軍將軍劉裕義旗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崕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

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國語

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斨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

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初

王延之

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也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明帝飭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阮韜南史曰阮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

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

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南史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毓父柳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

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知曰我乃生瑛。謂瑛不瑛那得不生靈運。鍾榮

曰。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

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

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顧謂蔚宗曰。舅殊不

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

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

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

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

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

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

畏死乃耳。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以生存。曄謂獄將曰。惜哉。葬如此人。將曰。不

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

吳。明帝以為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非同傳論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激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

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

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

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慎字德願。為秦郡太守。

守。性麤率。為世祖所狎侮。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

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

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

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肫。宋明帝敕二人由

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

肫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坐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

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

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異偏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

尤悉晉代故事。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時號皮裏晉書。

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由此嫌之見楚詞湘夫人之曲王逸註曰帝子堯女眇眇好貌也。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北史曰士

幼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見二

陸機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

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森然與槐柳齊列。謂

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劉餗隋唐嘉話曰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

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侯白好俳謔。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

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一日楊素隋

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隋

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

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

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

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

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宗如周面狹長。後梁書曰。宗如周。有才學。為度支尚書。蕭譽。梁書曰。蕭

譽。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

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

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

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

邁。字子女。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

奉法而已。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

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

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一日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

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

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叅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

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

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

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邠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略

曰邠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王汾。東都事略曰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汾

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

史記曰：周昌彊力敢直言。

高帝欲廢太子，庭爭之，彊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口上欣然而笑。又疑非類，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未聞雄名。漢書揚雄傳曰：雄口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只有艾氣。艾，鄧也。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樂，在東平州五十里。決而

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

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志亦載此事，但

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梁山樂，貢父應曰：此事揚蟠無齒，問之曰：楊蟠

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惠州安置。三年，泊然無所

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

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

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

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

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在官。以牟利贖貨聞。終徽猷閣直學士。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

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荅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米元章

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

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

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老辯顛帖。

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

而見奇。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

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

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張文潛。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

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耒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

長。久於投閒。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

以為佳謔。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輕詆上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

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

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

達。河內溫人。十一試經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復為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兗

州刺史。政化大行。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

使張子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

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為盪寇將軍。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

以餘財。汙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

劉云兩可之詞

世說補

卷六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

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

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

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

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

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語之難
定謂無

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其初城。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充兒。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踈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劉云人之輕詆更累其父
王云此非註不得所以

王云此非註不得所以

世說補

不卷六

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轆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狽

虎犢。還其所如。虎狽。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彭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

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劉云言其真如狽犢尔

劉云邦國之嘆何必平生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世說補

不卷六

三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素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

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

以況素。四坐既駭。素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素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素伏

素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

劉云又有謂真長如此者為人自難王云此語亦有情

劉云却又效素伏之素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妹。謝深有愧

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

劉云是與公果不為真長所許也。王云此却輸真長一著。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劉云似謂玄度無忠國事耳。舉君親

志存兩難也

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蔡伯喈睹昧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

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聽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

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尾一作凡弔孫家

兒打折。

劉云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笛。虺尾弔。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箸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

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

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

稽王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

止足之道。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

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也。啓云。謝安謂裴郎。乃可

劉云與公到處為
死人所擯

劉云誑託致敗

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

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雋逸。支遁傳曰。遁每

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

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雋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

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

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

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

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

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

其歸資。荅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

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

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羽毛。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

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

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

云。頗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劉云甚惡之之辭

異人。宏大慚而還。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

瑯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

也。

不悉食不

人口前野言思入不似林下也

卧南游每良入不封

王與苗時備望蔡露露吹夫

事不可封何情亦坐

王中須舉清遠

王與苗時備望蔡露露吹夫

事不可封何情亦坐

王中須舉清遠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八



